

第十八卷

潘用中奇遇

嘉熙丁酉，福建潘用中隨父候差於京邸。潘喜笛，每父出，必於邸樓憑欄吹之。隔牆一樓，相距二丈許，畫欄綺窗，朱簾翠幕，一女子聞笛聲垂簾窺望；久之，或揭簾露半面。潘問主人，知為黃府女孫也。若是月餘，潘與大學彭上舍聯輿出郊。值黃府十數轎乘春遊歸，路窄，過時相挨。其第五轎，乃其女孫也，轎窗皆半推，四目相視，不遠尺餘。潘神思飛揚，若有所失，作詩云：

誰教窄路恰相逢，脈脈靈犀一點通。

最恨無情芳草路，匿蘭含蕙各西東。

暮歸，吹笛時月明，見女捲簾憑欄，潘大誦前詩數遍。適父歸，遂寢。

黃府館賓晏仲舉，建寧人也。潘明往訪，邀歸邸樓，縱飲橫笛。見女復垂簾，潘因曰：「對望誰家樓也？」晏曰：「即吾館寓。所窺，主人女孫，幼從吾父學，聰明俊爽，且工詩詞。」潘愈動念。晏去，女復揭簾半露。潘醉狂，取胡桃擲去。女用帕子裹桃復擲來，帕子上有詩云：

欄杆閒倚日偏長，短笛無情苦斷腸。

安得身輕如燕子，隨鳳容易到君旁。

潘亦用帕子題詩裹胡桃復擲去，云：

一曲臨鳳直萬金，奈何難買玉人心

君如解得相如意，比似金徽更恨深。

女子復以帕子題詩裹胡桃擲來，擲不及樓，墜於簷下。潘亟下樓取之，為店婦所拾矣。潘以情

告，懇求得之。帕上詩云：

自從聞笛苦匆匆，魂散魄飛似夢中。

最恨粉牆高幾許，蓬萊弱水隔千重。

遂令店婦往道慙慙。女厚遺婦，至囑勿泄，且曰：「若諧，當厚謝婦」。

未幾，潘父遷去，與鄉人同邸。潘惴惴不樂，厭厭成疾。父為問藥，凡更十數醫，展轉兩月，不癒。一日，語彭上舍曰：「吾其殆哉，吾病非藥石能愈。」乃告以故。曰：即某日，郊游所遇者也。彭告之父，父憂之。既而，店婦訪至潘寓曰：「自宮人遷後，女病垂死。母於枕中得帕子，究明，知其故，今願以女適君如何？」潘不敢諾。未幾，晏仲舉至，具道女父母真意。適彭亦至，遂語潘父，竟偕伉儷，奩具巨萬焉。前詩宣傳都下，達王禁中，理宗以為奇遇。時潘與黃，皆年十六也。

鄭吳情詩

城之西有吳氏女，生長儒家，才色俱麗，琴棋詩書，靡不究通，大夫士類稱之。其父早逝，治命宜以為儒家室。女自負不凡。餘今年客於洪府。一日，媒姬來言，女家久擇婿，難其人。洪仲明公子戲欲與餘求之，餘辭云「已娶」。不期媒姬欲求餘詩詞，達於女氏。餘戲賦《木蘭花慢》一闕。翌日，女和前詞，附媒姬至。乃曰：「吳氏之族，見此詞喜稱文士之美，但母氏謂官人已娶，而不可。」然女獨憐餘之才，賡唱疊和，復令乳母來觀，且述女意，又欲雖居二室，亦不辭也。囑餘托相知之深者，求啟母意歸餘。然餘在城之日淺，相知者少，謾囑意山長吳槐坡者往說其母，終亦不從。

有周氏，懼餘之成事，挾財以媚母氏，母乃決於從周，遂納其定禮。女號泣曰：「父臨終命歸儒士。周子不學元術，但能琵琶耳。我誓不從。」周氏因佯狂，擲冠於地。母怒毆之。發憤成疾。病且篤，母乃大悔，懼逆其意，即以定禮付媒姬，以歸周。然女病意無起色，因以書遺餘曰：「妾之病實為郎也。若此生不救，抱恨於地下，料郎之情，豈能忘乎？」臨終又位謂青衣名梅蕊者曰：「我愛鄭郎，生也為鄭，死也為鄭。我死之後，汝可以鄭郎詩詞書翰密藏棺中，以成我意。」未幾果卒。

嗚呼！文君之於相如，自昔所難；而況夫婦之間，多才相配，世之尤難者乎！夫以女之才如是，而憐餘之才又如是，齊眉之相好，唱和百年，豈非天下之至樂者乎？而況其家本豐殖有貲財者哉！乃厄母命之不從，發憤成疾，抱恨而死。嗟夫！紅顏勝人多薄命，亙古如斯，而況才色之兼全者乎？警彩雲之易失，痛黃壤之相遺，亦徒重餘之臨鳳相悵快耳，恨何言也。抑餘非悅於色也，愛其才；非徒愛其才也，感其心也。今具錄往來詞翰於後，覽者亦必助餘之悽愴也。延 戊午，永嘉鄭僖天趣序。

丁巳歲二月二十六日，予寄《木蘭花慢》云：

倚平生豪氣，切星斗，渺雲煙。記楚水湘山，吳雲越月，頻人詩篇。菱花劍光零落，幾番沉醉，樂鳳前。閒種仙人瑤草，故家五色雲邊。夫容金閉正需賢，詔下九重天。念滿腹瑯，盈襟書傳，人正韶年。蟾宮近傳芳信，娥嬌豔待詩仙。領取天香第一，縱橫禮樂三千。

翌日，女氏和云：

愛風流儒雅。看筆下掃雲煙。正困倚書窗，慵拈針線，懶詠詩篇。紅葉未知誰係，漫躊躇，無語小欄前。燕子知人有意，雙雙飛向花邊。慙慙一笑問英賢，夫乃婦之天。恐辭媛圖形，楚材興念，喚醒當年。疊疊滿枝梅子，料今生無分共坡仙。贏得鮫綃帕上，啼痕萬萬千千。

二月二十九日，女密令乳母來觀。三月一日，再賦前腔云。

望垂楊裊翠，簾試卷小紅樓。想駕佩敲瓊，駕妝沁粉，越樣風流。吟懷自憐豪健，灑雲箋，醉裡度春愁。有唱還應有和，纖纖玉映銀鉤。犀心一點暗相投，好事莫悠悠。便有約尋芳，蜂媒才到，蝶使重遊。梅花故園憔悴，揖東風讓與古梢頭。況是梅花無語，杏花好好相留。

女氏再和云：

看紅箋寫恨，人醉倚夕陽樓。故里梅花，才傳春信，先認儒流。此生料應緣淺，綺窗下，雨怨雲愁。如今杏花嬌豔，珠簾懶上銀鉤。絲蘿喬樹欲依投，此景兩悠悠。恐鶯老花殘，翠嬌紅減，辜負春遊。蜂媒問人情思，總無言應只低頭。夢斷東風路遠，柔情猶為遲留。

餘觀所和兩詞，其才情標緻，世間豈易得哉，此餘所不能忘也：再賦詩三首云：

銀箋寫恨奈情何，料得情深斂翠蛾。
須信梅花貪結子，東風著意杏花多。
翠袖籠香倚畫樓，柔情猶為我遲留。
何時共個鴛鴦字，吟到東風淚欲流。
兩才相遇古來難，重寫芳情仔細看。
莫待後時空自悔，不如趁早舞雙鸞。

吳氏和云：

慈親未識意如何，不肯令君畫翠蛾。
自是杏花開較晚，梅花占得舊情多。
殘紅片片人書樓，獨倚危欄覺久留。
可惜才高招不得，紅絲雙係別風流。
今生緣分料應難，接得新詩不忍看。
漫說胸襟有才思，卻無韓壽與紅鸞。

詩尾又係以數語云：「屢蒙佳什，珍藏笥篋。福淺緣慳，不成好事。母命伯言，不期違背。一片真情，翻成虛意。勤讀詩書，干圖名利。故里梅花，依然夫婿。數語贈君，盈盈垂淚。」

餘復為儷語以寄遺恨，因達於女氏云：「竊以詩書相過，罕見於夫婦之間；詞翰先投，乃求於聲氣之表。字含玉潤，情染蘭香。悵故里之梅花，才傳春信；比芳園之杏蕊，元奈鳳。復令乳母來觀，預遣女媒通好。調『先君已定』，猶遺在耳之言；矧才子如斯，不忝齊眉之願。『倘得百年而偕老，雖居二室而不辭。』妙語難忘，芳心可掬。既窈窕之慨然許鄭，何聖善之必欲從周？事既相違，分亦何淺。幕底阻牽於紅線，石上空磨於玉簪。誰令慷慨之男，強投雁市；痛失文章之婿，怒擲蟬冠。脈脈春愁，盈盈妝淚。念欲挾文君而夜遁，終不忍為，竟辜杜牧之春遊，實成深恨。猶勸詩書之勤讀，極知思愛之愈深。嗟伉儷之無緣，徒唱酬之相與。此日落花愁裡去，遙想芳塵；他時折桂月中歸，必貽後悔。茲憑四六用表再三，願深思賢父之言，庶免抱終身之歎。難期面敘，幸冀心融。」又續以詩云：

畫梁雙燕舞嬌塵，只見新詩不見人。
夜夜相思飛蝶夢，東風著意杏花春。
風流才思故難全，若使相逢不偶然。
有約綠楊門外過，珠簾半卷露蟬娟。

吳氏答云：「兩才相遇，方圖結於紅絲；一語敗盟，又空成於畫餅。詩詞寄恨，蜂蝶傳情。先人之遺訓昭昭，曾已告約；慈母之嚴命切切，不避嬌羞，齊眉之好已伏，眾口之辭不息。龜占來吉，雁市輒修。鴛鴦枕上，夜夜相思；蝴蝶夢中，時時歡會。深沉院宇，無路可求；寂寞簾櫳，有緣終遇。雖後死幼玉，也尋柳氏；奈今全文君，未識相如。勒此申酬，伏祈在念。」並和前詩二首云：

才高豈有困泥塵，雁塔名香第一人。
卻笑此生緣分淺，可憐辜負兩青春。
琴棋書畫藝皆全，一段風流出自然。
院宇深沉簾不捲，想君難得見嬋娟。
昔日吳氏又寄繡領呈上，甚精工，云：「此是十年工夫所繡者若此。」餘復作詩云：
領中垂繡蹙雙鸞，幼小工夫此最難。
久上羅襦香欲褪，多情拆寄鄭郎看。
落花時序易消魂，忍看雲箋沁粉痕。
近日慇懃香玉瘦，可憐和淚倚重門。
繡線慵拈夢怎醒，風流誰畫柳眉青。
琵琶聲裡昭君怨，莫向他時不忍聽。
嫩柳嬌依道韞家，東風何事苦摧它。
流鶯欲往頻回首，盡日愁腸惱落花。

吳氏答書云：「某早，忽洪至，欲遣一書，奈家冗人事多，竟弗克。午間再辱雲翰，披味恍如會晤之為快。中間此事，苦為母氏所阻。奴佯癡佯狂此數日，周子稍緩其事。但兩受凌辱被打，氣憤成疾，不離枕席，亦是因君耳。恐天不假之以壽，萬一抱恨而歸，亦為君耳。如天從人願，姻緣有在，此事尚可成就，中間多感十一安人恩意。如三五日病卻，至洪府相謝，亦可一見。具言至此，悲涕漣漣。先生千金之軀，不可因賤妾而成疾。但以堅心為念，好事亦不在忿忙。哀腸非筆可盡，切祈尊照。」又詩二絕云：

淚珠滴滴濕香羅，病裡芳肌瘦減多。
怪得夜來春夢淺，不知合日定如何？
青衣扶起鬢雲偏，病裡情懷最可憐。
已自慇懃無氣力，強抬纖手寫雲箋。

吳氏臨終答書云：「哀哉！古人云『春蠶到死絲方盡，蠟炬成灰淚始乾』，誠哉，是言也。一自女媒通好之後，妒情之輩，登奴門者多，其說不一。有云先生貧者，有云子多者，有云妻妒行者。奴聞之若風過耳，但以真心而待。況兼母與伯，以奴之身色才藝俱全，豈可以為人次妻，而周合挾財以媚母氏，遂以一紅一書為定。奴乃淚泣不從，兩被凌辱，以至成疾。而相思之情，又付何勝言。」



念欲竊香相隨，奈千方百計不可，而此病未愈。昨日兩辱佳音，且喜且位，母氏而今以作噬臍之悔，有通容處，但奴泥飛不定，神亂不常；雖師巫醫卜，無所不至，而病略不減。先生自宜將息，不可因賤妾而失寢忘食。以郎之才，不患無好色之妻。以奴之命，又恐不見有才之郎，若此生不救，抱恨於地下，料郎之情豈能忘乎？然妾之死，無身後之累。郎若成疾，則故里梅花、青青梅子，將靠之誰乎？倘得病安，必見。臨終硬咽，不知下筆處。奴挾憊拜上。」

吳氏既終，餘以文寄祭云：「嗚呼！崑山玉樹，閬苑瓊葩，豈人間之凡植。獨冠於仙花，儲芳而豔，吐日春華。祥雲為蓋，皓月為家。俄驚驟於怪雨，座遺彩於塵沙。啼玉彎而自惜，愁翠風而空嗟。嗚呼哀哉！玉容如在，瑤佩何之。生也何待，死也何為。染夫容以為色，組錦繡以為詩。琴彈綠綺兮冰雪為絲，畫鉛粉澤兮煙霞為姿。牙籤縹帙兮融融臭旨，楸枰玉子兮了了玄機。閨房之秀，誰其似之。謝庭柳絮，詎足方斯。餘也惜年冉冉，負志奇奇。投鯨牙兮，學海之驚濤；透翠衣兮，詞苑之蕤。風孤退，鵬雲自垂。楚山古木，湘水燕詞。泣娥英兮，愁牽翠衣；弔靈均兮，空把瓊芝。昭昭徒返鮑魚，抱懷英之未擢，忽窈窕之相知。始之以女媒而通好，申之以乳母而傳書。是耶，非耶，物理茫茫。色可得而有兮，才孰儷而孤芳；不可得而見兮，心殷殷而愈彰。迨夫母夢之初覺，餘亦攬涕而成章。興言路阻，莫奠壺觴。千古萬古，遺恨空傷。」又悼亡吟二首云：

詩寫青箋幾往來，佳人何自苦憐才。

傷心春與花俱盡，啼殺流鶯喚不回。

相見愁元奈，相思自有緣。

死生俱夢幻，來往只詩篇。

玉佩驚沉水，瑤琴愴斷弦。

傷心數行淚，盡日落花前。

餘召箕仙眾，留得一詞云：

綠慘雙鴛，香魂猶自多迷戀。

芳心密語在身邊，如見詩人面。

又是柔腸未斷，奈天不從人願。

瓊銷玉減，夢魂空有幾多愁怨。

四月朔，餘再調《木蘭花慢》云：

任東風老去吹不斷，淚盈盈。記春淺春深，春寒春暖，春雨春晴，都來殺詩人興。更落花元定，挽春情。芳草猶迷舞蝶，綠楊空暝流鶯。玄霜著意初成，回首失雲英。但如醉如疾，如狂如舞，如夢如驚。香魂至今迷戀，問真仙消息最分明。後夜相逢何處，清風明月蓬瀛。

是日，再召箕仙一童，童降筆詞云：

今日瑤池，大會群仙，不肯來臨。真草傳語鄭郎君。記得相嘲妒行，好個《木蘭花慢》，休提相契分明，君還要問那香那玉，在仙宮聽命。

吳氏之母痛憶之甚，亦死。一子年長，不慧，移居鄉村。此真可惜哉！餘又作哀文云：「嗚呼！茫茫九泉，愛莫起之，靈之容忽其遠矣。心中藏之，何日忘之，靈之心其可忘乎？」

在室，峭在戶，靈之家蕩然矣。天長地久，恨元絕期，靈之恨其可絕乎？使靈之至此者，誰之咎與？母氏之無明見，伯氏之無理言也。當是時，二老果無奈之意，姑舒徐數日，而異圖擇婿，誰得而問之？矧，先君之治命，若見之昭昭者乎？龜占未吉，雁帛輒修，其靈之死，在此而不在彼也。靈之容固不可得而見之矣，靈之恨、靈之心與餘相悲映者，果元幽明之隔也邪。餘嘗過靈之家，但見門掩夕暉兮，草沿階而春色憐人，疑為我之來兮，空彷彿乎靈之魂獨在也。吾謂靈飄霞佩於太清兮，擬群仙於瑤池。透迄而不忍去兮，欲與餘而追隨。餘固知靈之同心兮，雖同往而何辭？忽返睨乎故鄉兮，念眾難之無依。靈書勉今以自愛兮，何既死而忽遺。翳母氏之念而死兮，諒雖悔而曷追。餘於義未可以死兮，則亦付修短之有期。嗚呼！疇昔之夜，忽有推餘髻而泣者，非靈也那。恍一夢之驚覺，空伏枕之漣漪；愴餘懷之鬱結，重抑憤之哀詞。母知天知，有知無知，吾獨自知耳！嗚呼哀哉！」

友人某，閱此女詞，情事亦可傷，作詩悼之云：

結髮因緣豈偶然，如何契闊更登仙。

可憐一點真才思，辜負韶華二十年。

磊落襟懷亞淑真，琴棋書畫更超倫。

恨我周鄭番成怨，底不當初早嫁人。

女子文章天下少，男兒才學豈應無？

滿懷空有詩書料，負個卿卿旦夕呼。

不見佳人亦可傷，念他非命為才郎。

杏花夢斷東風曉，空把新詩寫數行。

黃子侑敏讀之，有感云：

春樓珠箔卷東風，幾度偷彈淚粉紅。

豔質豈期黃壤隔，香魂應逐紫雲空。

解將遺事留身後，忘盡前言在耳中，

杏蕊梅花俱一夢，悠悠深恨鎖幽宮。

聯芳樓記

吳郡富室有姓薛者，至正初居於閭門外，以鬻米為業。有二女，長蘭英，次蕙英，皆聰明秀麗，能賦詩。久遂於宅後建一樓以處，名曰「蘭蕙聯芳樓」。適承天寺僧，善水墨，寫蘭意，乃以粉灰四壁，邀請繪畫於上。登之者，謫然，如入春風之室。二女日夕其間，吟詠不輟，有詩數百首，號曰「聯芳集」，好事者往往傳誦。時會稽楊鐵崖制西湖《竹枝曲》，和者曰餘家，鏤版書之。二女

見之笑曰：「西湖有《竹枝曲》，東吳獨無《竹枝曲》乎？」乃效其體，作《蘇台竹枝詩》十章，曰：

姑蘇台上月團團，姑蘇台下水潺潺。
月落西邊有時出，水流東去幾時還？
館娃宮中麋鹿游，西施去泛五湖舟。
香魂玉骨歸何處，不及真娘葬虎丘。
虎丘山上塔層層，靜夜分明見佛燈。
約伴燒香寺中去，自將釵釧施山僧。
門泊東吳萬里船，烏啼月落水如煙。
寒山寺裡鐘聲早，漁火江風惱客眠。
洞庭餘柑三寸黃，笠澤銀魚一尺長。
東南佳味人知少，玉食無由進上方。
荻芽抽筍棟花開，不見河豚石首來。
早起腥風滿城市，郎從海口販鮮回。
楊柳青青楊柳黃，青黃變色過年光。
妾似柳絲易憔悴，郎如柳絮太顛狂。
翡翠雙飛不待呼，鴛鴦並宿幾曾孤。
生憎寶帶橋頭水，半入吳江半太湖。
一鳳髻綠如雲，八字牙梳白似銀，
斜倚朱門翹首立，往來多少斷腸人？
百尺高樓倚碧天，欄杆曲曲畫屏連。
依家自有蘇台曲，不去西湖唱彩蓮。
鐵崖見其稿，手題二詩於後曰：
錦江只見薛濤箋，吳郡今傳蘭惠篇。
文采風流知有日，連珠合璧照華筵。
難弟難兄並有名，英英端不讓瓊瓊。
好將筆底春風句，譜作瑤箏弦上聲。

自是名播遐邇，咸以為。班姬、蔡女復出，易安、淑真而下不足論也。

其樓下瞰官河，舟楫皆經過焉。崑山有鄭生者，亦甲族，其父與薛素厚。生與販抵郡，至此日泊舟於樓下，依薛為主。薛以其父之故，特以通家子弟，往來無間也。生以青年，氣韻溫和，性質俊雅。夏月，於船首澡浴，亭亭碧波中，微露其私。

生之具，二女在樓於窗隙窺見之，以荔枝一雙投下。生雖會其意，然仰視飛薨峻字縹緲於霄漢，自：身具羽翼莫能至也。既而，更深漏靜，月墮河傾，萬籟俱寂，生企立船舷」如有所俟。忽聞樓窗啞然有聲，顧盼頃刻，則（二女以鞦韆絨索垂一竹兜，墜於其前，生乃乘之而上。既見，喜極不能言，相攜入寢室，盡紹緒之意焉。長女口占詩一首與生曰：

玉砌雕欄花兩枝，相逢恰是未開時。
嬌姿未慣風和雨，吩咐東君好護持。
詩畢，次女亦吟一首：
寶篆香煙燭影低，枕屏搖動鎮帷垂。
風流好似魚游水，才過東來又向西。
生至曉乘之而下，自是元夕而不會。
二女吟詠頗多，不能盡記，生自覺恥無以答。一夕，見女書匣內有刻溪玉葉箋，遂濡毫題一詩於上曰：
誤入蓬萊頂上來，芙蓉芍藥兩邊開。
此身得似偷香蝶，遊戲花叢日幾回。

二姊妹得詩喜甚，藏之篋筒，一夕中夜之後，生忽悵然曰：「我本羈旅江河，托跡門下，今日之事，尊人罔知。一旦事跡彰聞，恩情間阻，則樂昌之鏡或恐從此而分，延平之劍不知何時再合也。」因便咽位下。二女曰：「妾之鄙陋，自知甚明。久處閨闈，粗通經史，非不知鑽穴之可丑、韞櫝之可佳也。然而秋月春花，每傷虛度，雲情水性，失於自持。曩者偷窺宋玉之容，自獻卞和之璧，感君不棄，特賜俯從，雖六禮之未行，諒一言之已定。方欲同歡枕席，永奉衣中，奈何遽出此言，自生疑阻？妾雖女子，計之審矣。他日機事聞彰，親庭譴責，若從妾所請，則終奉箕帚於君家；如不遂所圖，則求我於黃泉之下，必不再登他門也。」生聞此言，不勝感激。未幾，生之父以書督生還家。女之父見其盤桓不去，亦頗疑之。一日登樓，於篋中得生所為詩，大駭，然事已如此，無可奈何，顧生年少標緻，門戶亦正相敵，乃以書抵生之父，喻其意。生父如其所請，仍命媒氏通二姓之好，問名納彩，贅以為婚。生年上十有二，長女年二十，幼女年十八矣。吳下人多知之，或傳為掌記云。